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福

廣弘明集卷三

唐　釋道宣　撰

遂古篇并序

梁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

共鬬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為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廼斃日事豈然兮嫦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傅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建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

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
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禺強為常存兮帝之二女
遊湘沅兮霄明燭光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
鬼國殤為遊魂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
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
內心常渾兮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
孔甲豢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
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

之波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鐘簴生華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泰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東北邊兮長臂兩面亦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

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濱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硨磲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濵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結胸反舌一臂人兮歧踵交脛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

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兮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為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采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撿其行事與傳同焉緘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名賢之雅志耳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畧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

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
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内外兩教本為一體漸
極為異深淺不同内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
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
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
狩軍旅燕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
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
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

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縻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於下云

釋一曰夫遂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精氣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

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邪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速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

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為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敭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昴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一作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意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

所周苑（一作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

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一作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閒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槖顔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

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

法服巳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恵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剔落髭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户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一作道誠臣狥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

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禳佉之國則有自然秔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佑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

而論可不為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臣妾臣民與竟何親也而為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

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録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彞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

字自斯已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删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絶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羸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

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讐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

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别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别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録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别録之體撰為七志其

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别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録其尚書閣内别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緑袠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秘奥每披録内

省多有鈌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茍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為新録其方内經史至於術伎合為五録謂之内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録謂之外篇凡為録有七故名七録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捃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疏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黄香之東觀儻欲

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刋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輙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畧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為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書為軍書次數術為陰陽次方

伎為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别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為一録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録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録為内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葢由其書既多

所以别為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録為内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并同又劉有兵書畧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别録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為稱故序子兵録為内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録為内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為

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為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别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録為内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歴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録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

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
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録為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
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
外今合序仙道録為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
外兩篇合為七録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有
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
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

積久未獲操筆閲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

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

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

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袠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熈四年秘閣四部目録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録一千五百六十有四袠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袠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録二千二十袠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録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袠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録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袠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秘書丞殷鈞撰

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故書不録其數也

新集七録内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袠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袠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袠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内篇五録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

百九十三衮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衮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衮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録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四衮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衮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衮一百卷符圖

七録目録

經典録内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十卷
記傳録内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録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説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録内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
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
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萬
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歷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録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録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録一卷

正史删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録一卷

高隠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録一帙七卷

序録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足

編諸前録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畧通五經大義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自采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

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覜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茍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惟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即子野之謚）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為茍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

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麕麚盡可
驂馭何以異夫騄驥哉王作二闇及性情義並以示之
請為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妍神
記並先簡居士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
及諸子歲時致饋一無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作
同年是秋劉杳卒孝緒覜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
十八皇太子遣使弔祭賻贈甚渥子恕追述先志固辭
不受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孝緒甚博極羣書無一不善

精力强記學者所宗著七録削繁等諸書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為方外之篇起於是矣

廣弘明集卷三

廣弘明集卷四

唐 釋道宣 撰

叙梁武帝捨事道法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内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寳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

絕辛壇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

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絶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
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
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
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
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
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
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
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

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幷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閭如來嚴相巍巍架於有頂微妙色身蕩

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

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
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
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
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
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
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
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
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

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醎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叙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静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

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感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於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竝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

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强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溥示小術竝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覔有僧佛佼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

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與將來於是合衆皆
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
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
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
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
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
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摇帝敕取衣乃至十人舉
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

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内内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内定小百官處外為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曰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糵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絶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

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絶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於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為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為相國魏歷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

供施行道不絶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曰向寺取經凾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迎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如曰取經凾僧曰

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并叙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絶無有之界若夫雲鴻霞羽孔雀

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説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為深遠實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别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膚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毁

泥曰賤慨沙門愚韰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僧名意似聲高海域慠然尊處詳為極聖豈知十纒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駮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奬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棲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髪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為每而嘆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蟄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践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

服薰風合氣璁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絲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

闚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搆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刧之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虚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絶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宫

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剎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偰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

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顔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寳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

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
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
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
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冢
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
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兹
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
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

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克成獨稱為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飡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智前則吐納江河掌内則搖蕩山谷論刼則方石屢盡辨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

吾自庸才謏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删詩子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内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慧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特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曁于像運既當俎

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竹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闕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跡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

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蹙頞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説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並是閻浮之内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絶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内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

長髮足可閒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絶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緒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兹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夐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

於聾瞽豈光徽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恠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𥳑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容之而弗載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

吾已無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竝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棲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遂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劾淺禄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

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

先生强誇華以飾非護牆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

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蒹葭威鳳不羣於

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

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為匹夫慳王

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

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温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

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

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况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塜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内德充盛自然外響馳應賔侶坐致揄揚豈况佛心澄静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

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實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論嚫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為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

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邃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鬷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説且復

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傅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强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葢世曁若朝陽晞露羨阜隸之難留宿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别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玆甕牖雖復才方周旦

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躭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驕遺牝壯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閒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

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識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東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桷飛甍連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為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

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為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説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

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為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恡於饑犬寧有惜於餓烏是知輒用固以招僁

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闗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専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産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賔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予但驚所未聞惑於所不見吾之所説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

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剖清濁澆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夭身世而嬰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

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

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鑒誡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湧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噌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

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為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脩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

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
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
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
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
焉用然復烏残自死虎聽内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
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
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兹乎所以嵇阮七賢興情
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

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醼但自持之於禮何用沮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為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强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

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茍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鵲匆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栁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擕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

孥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蠖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為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徳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

豈禽獸惟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為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黄不食黿孔猶覆醢况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丈舉之鏑不空玄石之瞑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

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徭蕩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惟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饑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絶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無主既如料虎復似見龍怳焉如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剃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四

廣弘明集卷五

唐　釋道宣　撰

辯惑篇第二 明正邪互舉狂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鏡

序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

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内傾十使之纒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辨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敘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録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寢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絶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

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刼數周循結土為人觀音侍老黄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為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絶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子所説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衒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為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

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謗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揚雄太玄超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

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畧之

又

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為難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人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

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黄能漢王變為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迹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安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

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
列代之彞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
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讐校名理尋
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
博詣事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
道紹升沈之果報兹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
臆度排大聖之明畧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
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

輪而推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慼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膺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絶陶甄之心擅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

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

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實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

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遺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

夫雉入海為蜃燕入海為蛤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為匹夫所調訥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説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殁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强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殀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

封東阿郡王終後諡為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於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紀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

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充逍遥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悦寂

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騈拇敲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

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嘗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内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巳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

吾言無所不説相體之至也且顔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顔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或又不達老眀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戒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狐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及有餘觸地元吉

何違夫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怳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覽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

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圖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

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誡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為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為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

為絶學所云絶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蓋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涖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㞳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

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為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

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絶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鄫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訓何

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絶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寶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葢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

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
不慍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
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
老耼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
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
曰老耼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
而故毁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

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悦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或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忘俟佐助於朋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誕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戚字安國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少

遊涉墳索而以史籍為懷故曰賢聖主遊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

微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與達鴻猷故班固序入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耼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臧叔老非大賢取其開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生觀周衰逃於西裔行及秦壞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適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惟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肇爾來宅其中毫端

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

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横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

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葢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

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醬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内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刳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宻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葢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為熟葢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内聖外聖義均理一謟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

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闕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嘆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

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

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内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内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顧具啓諸蔽

答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

言恐由未出非闕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
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
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
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
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歷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
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歷
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
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

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荅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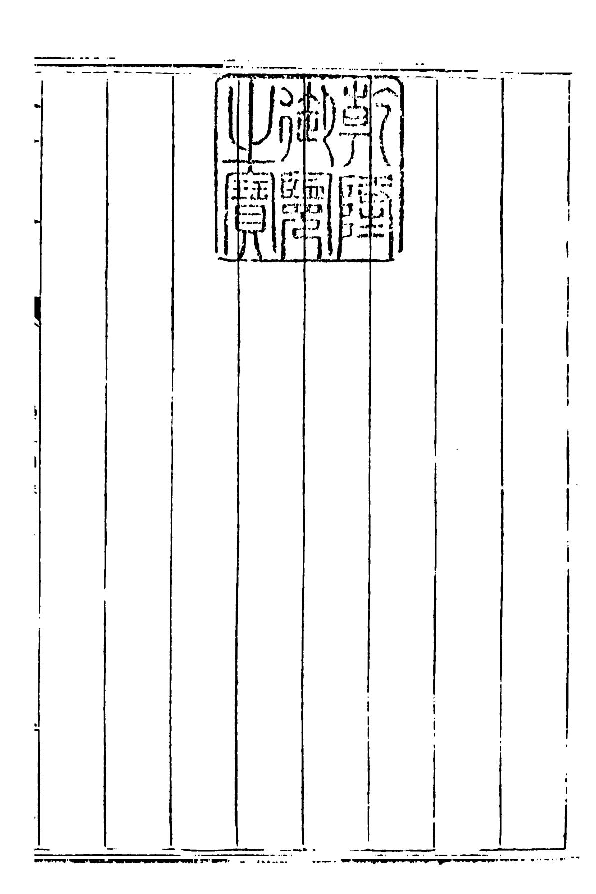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賔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

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荅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葢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遼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

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内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内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荅曰民資肉食而火

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五